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三十五至七

少詹事臣曹城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五十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列傳十三

齊諸臣傳

高傒 高莊子附 高固 宣子 高無咎 子弱附 高厚

高止 子豎 高酀附 高偃 高張 昭子

高傒者齊上卿高敬仲也杜註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守臣 桓公十四年 莊二十二年 傒及魯人盟於防 傳莊

二十六年（閔二年）魯有哀姜慶父之亂二君殺死（謂子般與閔公）國絶無嗣桓公使傒存之立僖公（國語左傳閔二年高子來盟是也）傒子曰高莊子（名未詳）高固者齊卿高宣子也惠公五年（宣五年）魯宣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九月固往逆女冬反馬于魯（禮逆女留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頃公五年（宣十五年）固會魯仲孫蔑于無婁七年（宣十七年）晉使郤克徵會于我郤克跛適頃公母觀之笑于房郤克怒公使固及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固逃歸晉于是執三子尋緩之逸十年（成二年）晉及魯

衛伐我從我師于莘六月至于靡笄之下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明日戰於鞌我師敗績固卒謚曰宣子二無咎厚無咎嗣卿事靈公靈公六年（成十五年）無咎及諸侯之大夫會吳於鍾離七年（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無咎及國佐以兵會晉師初慶克通於聲孟子（靈公母）八年（成十七年）國佐相靈公會伐鄭無咎及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刖鮑牽而逐無咎無

咎奔莒其子弱以盧叛十二月盧降盧高氏邑也無咎既逐厚嗣高氏靈公十五年（襄六年）我滅萊遷萊于郳厚及崔杼定其田十七年（襄八年）厚及諸侯之大夫會於邢丘十九年（襄十年）會吳於柤厚相大子光先會諸侯於鍾離二十五年（襄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使諸大夫盟厚厚逃歸二十六年（襄十七年）公伐魯圍桃厚圍臧紇于防魯師逆臧紇歸我師去之獲臧堅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公東遷大子光而立

公子牙使厚及夙沙衛傅之公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五月靈公薨莊公即公子光即位夙沙衛以高唐叛秋八月崔杼殺厚於灑藍而兼其室子高止字子容為大夫事景公景公四年襄二十九年止會諸侯之大夫城杞秋九月公孫蠆公孫竈放止於北燕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止子豎以盧叛十月閭邱嬰圍盧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立傒之曾孫酀豎乃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左傳

高偃傒玄孫為大夫事景公景公十八年昭十二年偃帥師納北燕伯款於陽偃卒子高張是為高昭子景公三十五年昭二十九年魯昭公處於鄆公使張唁之三十八年昭三十二年張會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明年張後期不從諸侯四十六年定八年張及國夏帥師伐魯西鄙五十八年哀五年公疾使張及國夏立子荼寘羣公子於萊秋九月公卒子荼立羣公子出奔悼公元年哀六年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宫攻高國張聞之與

國夏乘如公戰於莊六軌之道敗國人追之國夏及張奔魯

秋七月陳乞遂弒荼而立公子陽生張卒謚曰昭左傳

國歸父莊子 國佐武子 國勝附 國弱景子 國夏惠子

國書 國懿伯 貞孟 成伯高父 國昭子

國歸父者齊上卿國莊子也事昭公昭公二年僖二十九年

歸父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於翟泉六年僖三十三年

歸父聘於魯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孫

辰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勸魯侯來朝卒謚曰莊子佐

嗣佐是為國武子賓媚人也惠公十年宣十年公薨崔杼有寵於公佐及高固畏其偪而逐之冬佐報聘於魯頃公十年成二年晉郤克會師伐我戰於鞌我師敗績晉師入自丘輿擊馬陘公使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客謂晉也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

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杜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一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晉人許之

佐及晉師盟於爰婁靈公六年成五年十佐及諸侯同盟於

戚七年成六年十秋佐會周尹子及諸侯伐鄭慶克通於聲

孟子(靈公母)鮑牽以告佐佐名慶克而謂之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明年諸侯伐鄭佐相公以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遂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其子高弱以盧叛公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佐適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於齊闕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佐子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九年(成十八年)為慶氏之難故公使士華免以戈殺佐于內

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勝弟弱奔魯既而反弱使嗣國氏謚佐曰武弱是為國景子景公元年（襄二十六年）衛獻公伐孫氏復入於衛晉討衛執衛侯公為衛故如晉弱相使晏嬰私於羊舌肸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羊肸以告晉侯乃許歸衛侯七年（昭元年）弱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十六年（昭十年）弱如晉葬平公十七年（昭十一年）弱會諸侯之大夫于

厥愸左傳

弱卒謚曰景

國夏者佐之孫惠子也亦逮事景公景公四十二年定四年

夏會王臣劉子及諸侯於召陵侵楚四十五年定七年

夏帥師伐魯西鄙四十六年定八年

夏及高張再伐魯荀寅士吉射叛晉五十六年哀三年

夏帥師圍戚救荀寅五十七年哀四年

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十八年哀五年

公疾使夏及高張

立子荼寘羣公子於萊秋九月公薨子荼立明年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攻高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晏嬰子弦施即弦多奔魯陳乞遂殺子荼而立悼公左傳

夏卒謚曰惠

國書者亦齊卿悼公五年哀十年吴會魯伐我南鄙師于郎我弑悼公赴于師吴師乃還明年我為郎故書及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戰於郊魯右師奔左師入我軍五月魯會吴伐我克博至於嬴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

宗樓字子陽將下軍以禦之戰于艾陵吳敗高無丕書敗

吳胥門巢吳卒助之大敗我師獲書及公孫夏閭邱明

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魯公使

大史固歸書之元賓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賓

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左傳

書子觀國氏又有懿伯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

所謂成子高也世本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

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又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又有國昭子名系未詳蓋國書之後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孔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覘視也謂有事人盡視之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

人從男子皆西鄉記檀弓

論曰高國天子之命卿宜以禮幹國而徇欲比私易寘適庶亂天紀墮姜業推挽之道顧若是與國佐顯責慶克不可謂智嚴其防速其罰内事隱正之可也墻茨不埽而手挼之宜其及也

鮑叔牙　鮑牽莊子　鮑國文子

鮑叔牙者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也爲齊大夫傅公子小白

管子齊襄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名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名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名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齊國也譬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

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夫國人憎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

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乃出遂傅小白。按管仲論小白與射鉤事不合姑附之

初襄公立無常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小白出奔莒襄公十二年（莊八年）公孫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明年雍廩（齊大夫）殺無知魯伐我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遂立是為桓公（左傳）

管子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彊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國國何謂亂乎召忽彊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内事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

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于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子糾踐位而後

奔魯說亦異

公使叔牙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則管夷吾乎臣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于死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使人請諸魯曰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公使請諸魯如叔牙之言魯束縛以予使者使者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公親逆之國語

韓非子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之諸公子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

公嘗與管仲甯戚叔牙飲飲酣公謂叔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如莒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社稷必不危矣

管子 尸子作甯戚

叔牙既進管夷吾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叔牙之能知人也史記

韓非子晉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

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邢亡而復存之名實美桓公乃弗救說苑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北伐狐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為葵邱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

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婦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公曰寡人有過乎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按救邢鑄鍾說皆野

鮑牽者叔牙曾孫鮑莊子也慶克通於聲孟子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牽見之以告國佐佐名慶克

而謂之慶克告孟子孟子愬靈公八年（成十七年）國佐相公會諸侯牽及高無咎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秋七月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卒謚曰莊鮑國者牽之弟文子也初為魯施孝叔臣相施氏忠鮑牽既刖名于魯而立之景公十六年（昭十年）欒施高彊皆耆酒有告陳無宇曰子旗子良（即欒高）將攻陳鮑亦告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三

戰皆敗之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四十七年定九年

魯陽虎以陽關叛魯伐之虎來奔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公將許之國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玆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無乃害乎公乃執陽虎（左傳）

國卒諡曰文國之孫牧見逆臣傳

管夷吾（召忽 管修附）

管仲夷吾者管莊仲之子姬姓之後潁上人也及召忽並傅公子糾襄公十二年（莊八年）無知之亂作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左傳）

桓公元年（莊九年）雍廩（齊大夫史作雍林以為地名誤）殺無知公子糾與小白皆歸爭先入夷吾扞弓射小白中鉤小白僵夷吾

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小白立是爲桓公 呂氏春秋

史記高國陰召小白于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内應故得先入夏師及魯師戰於乾時魯師敗績鮑叔帥師請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

管子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者社稷定矣亟召則可得不亟不可得也齊使至魯魯乃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

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行入齊境自刎而死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夷吾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左傳

呂氏春秋管子得于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驅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之齊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

道而饑渴過猗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言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立表吾為仲父既任政謂公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國郊以內鄙郊以外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定民之居成居之事陵為之終以為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貧富貴賤也于是使四民勿雜處以成民事制國為二十一

鄉以定民居作隱令寄政以為三軍立五屬五正以為五鄙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夷吾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物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公曰諾國既安矣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鄰國未親公曰親鄰國若何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重為皮幣以驟聘覜于諸侯以安四鄰為游士八十人多其資幣以號召賢士以監其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說苑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以為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說苑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于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

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誣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說苑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曰何如而害霸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

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公曰善説苑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于臂者難以把本大末小不能相使也韓非子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哉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燻之焚木灌之塗陁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令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内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内為重諸臣百吏以為

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

即位數年甲兵大足四鄰大親萊莒徐夷吴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國語

桓公五年莊十三年公與魯會於柯既盟曹沫執匕首刼公公許盡歸魯侵地既而怒欲倍其約夷吾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乃遂割魯侵地史記

魯莊公感其德為之城小穀小穀夷吾之私邑也在莊二十二年二十五年閔元年狄人伐邢夷吾言于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公救邢公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三十年僖四年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問師故夷吾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管子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公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不聽伐宋諸侯救宋大敗齊師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

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否則危不聽戰於長勺魯大敗之。按春秋莊十年經曰公敗齊師于長勺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無齊伐宋之文又蕩船者蔡女非宋女齊伐蔡非伐宋也且長勺之戰在伐蔡前二十八年又不因蔡女而伐魯也韓非子蔡女為桓公妻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公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且復召之因更嫁之公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寢息之戲不足以伐人國功業不可冀也

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為天子伐楚楚服因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此義于名而利于實也

三十三年〈僖七年〉鄭未服故公會諸侯盟于甯母以謀鄭夷吾言于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於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鄭大夫〉三族實

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公將許之夷吾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公辭焉冬鄭伯請盟左傳

三十五年僖九年會諸侯于葵邱王使宰孔賜文武胙且曰無下拜公欲許之夷吾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史記

管子葵邱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毋下拜公名管仲而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

也

王子帶名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三十八年傳十二年公使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夷吾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夷吾卒受下卿之禮而還左傳

桓公既霸諸侯于是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濊貊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䍧不庾雕題黑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而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于此乎夷吾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並興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有見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侯乎公懼管子

史記桓公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公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三代受命何以異乎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說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

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四十三年僖十七年夷吾卒左傳

謚曰敬夷吾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夷吾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夷吾死而桓公不用夷吾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管子公問曰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對曰鮑叔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賔胥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隰朋其可乎

夷吾之相齊乎以區區之齊在海濵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同好惡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連五家之兵設輕重九府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禄賢能

齊人皆說桓公以霸而夷吾亦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也史記

說苑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于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閭外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說苑桓公之

平陵見有年老而自養者問其故對曰有子九人家

貧無以妻之使傭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待所見而施惠焉齊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韓非子略同說苑孟簡子相梁幷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幷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曰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我亦葬之一人兄有

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說苑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君食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是親乎公曰善于是更置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韓非子略同呂氏春秋管仲觴桓

公日暮矣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公不說曰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沉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懈則無名臣將為君勉之何沉於酒也韓詩外傳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半而棄半公曰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外傳桓公問于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公仰而

視天管仲曰非莽蒼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彊非之即危倍之即亡韓非子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韓非子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

論衡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管仲告諸侯曰吾君背有疽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

貫之盟（在僖十二年）夷吾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夷吾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穀梁）

夷吾嘗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夷吾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夷吾始也（禮記）

所著有管子其後有管修者仕楚為賢大夫白公作亂殺之左傳

世本莊仲山産敬仲夷吾夷吾産武子鳴鳴産桓子啟方啟方産成子孺孺産莊子盧盧産悼子其夷其夷産襄子武武産景子耐步耐步産闕凡十代世譜同

論曰嗟乎名忽之死名忽正也方仲之束縛就囚時期必得桓而成伯不集不且為名忽之羞乎委身事雠貳

者且將以仲為口實也

隰朋 隰鉏附

隰朋者齊大夫事桓公聰明捷給公令為東國管子

韓非子桓公問置吏于管仲管仲曰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呂氏春秋同

桓公三十五年僖九年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明年朋會周公忌父王子黨周大夫立之王子帶名戎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三十八年僖十二年公使管夷吾平戎於周

使朋平戎于晋左傳

管夷吾寢疾公往問之曰仲父若不諱政將安移之夷吾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貳其心亦不忘其身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歎曰天之生

朋以為夷吾舌也身死舌焉得生哉夷吾卒後十月朋亦卒管子

呂氏春秋管仲曰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斵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韓非子公之伐孤竹也管仲隰朋從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

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管子桓公春月觀於野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朋對曰夫粟内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對曰苗始其少也眗眗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

比于君子之德矣

朋曽孫鉏莊公六年襄二十五年晉伐我崔杼弑公使鉏請成晉許之左傳

尚史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三十六

列傳十四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齊諸臣傳

甯戚

甯戚者衛人也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戚飯牛居車下望公而悲

擊牛角疾歌

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一作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一作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栢青且闌麤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歌後人所擬也後漢書注引

說苑云甯戚飯牛於庸衢擊牛角而歌碩鼠高誘注

呂覽亦云歌碩鼠也

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公反至戚見說公以治境内明日復見說公以為天下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使人問之衛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小惡亡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卒任之呂氏春秋

韓非子桓公問置吏于管仲管仲曰墾草仞邑辟地

生粟臣不如甯戚請以為大田

公嘗問於戚曰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曰得賢奈何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顯其名則士至矣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者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未嘗見用二

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也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說苑

賓胥無　東郭牙　弗鄭蒙孫附　季友

賓胥無者事桓公管夷吾曰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公任之公嘗問夷吾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

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夷吾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牙至公問焉叔牙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循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管子桓公築緣陵以封杞築夷儀以封邢狄伐衛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絶以小令君斬封亡國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說謬

東郭牙者亦當桓公時桓公問管夷吾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黄帝立明堂之義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

而勿忘也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人有非上之所過內于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于君前者也管子

吕氏春秋桓公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公怪之管夷吾曰國必有聖人焉公曰譆曰之役者有執蹠𤷍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牙至夷吾曰此必是已乃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夷吾曰

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夷吾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凈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背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按桓公時魯伐莒齊不伐莒也

韓非子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

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智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内管仲治外以相參說苑略同。說亦誣

桓公時又有弗鄭季友蒙孫皆佐桓公以霸者

管子桓公使弗鄭為宅又大匡篇季友之為人也恭

以精博於教多小信可游于魯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

仲孫湫

仲孫湫者亦齊大夫桓公二十四年莊三十二年魯慶父弒子般立閔公明年公使湫省難於魯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

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周亂王子帶來奔三十九年僖十三年公使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是年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湫致之左傳

論曰聞諸先民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倡之得也良賈冬則資絺夏則資皮豫之給也世無桓公蘧篨之間牛口之下豈遂無物哉明乎五阻可以得士辨乎嘖室可

以得言二子不徒以虚聲立矣

晏弱桓子 晏嬰平仲 子晏圉附

晏弱者齊大夫晏桓子也事頃公頃公四年宣十四年魯公孫歸父會公子穀見弱與之言魯樂音洛弱告高固曰子家歸父字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後四年歸父果來奔七年宣十七年晉使郤克徵會于我我怒郤克夏弱及高固蔡朝南郭偃會于斷道高固逃歸晉執弱于野王執朝于原執偃于

温既而緩之逸十年成二年卒敗我師于鞍靈公十一年襄二年魯齊姜薨公使諸姜宗婦往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使弱城東陽以偪之十四年襄五年弱再城東陽遂圍萊四月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明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禦我師我師大敗之遂入萊四月弱圍棠滅之遷萊於郳二十一年襄十二年靈王求后于我公問對于弱弱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

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二十六年襄十七年弱卒

左傳

謚曰桓子嬰嗣

管子桓公踐位十九年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應于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按桓公距頃公

六十餘年所謂晏子者或是弱之父祖也

晏嬰者字仲弱之子也史記萊之夷維人弱卒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晏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初事靈公靈公薨事莊公莊公三年襄二十二年晉欒盈得罪自楚適我嬰言于公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

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須無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諸侯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四年襄二十三年我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子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晏子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召晏子晏子至公

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三奏然後知其為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曷為坐地對曰嬰將與君訟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公之謂矣遂趨而歸徒行而東耕于海濱晏子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對曰行也曰何行曰愛邦國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公不

用晏子退而窮處朞年而身及禍晏子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為有亂也皆操兵立於閭公召睢休相曰若何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為有則仁人不存請令於國言晏子之在也公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

六年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公嬰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君臣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杼立公弟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嬰仰天嘆曰嬰所不為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子治東阿而亂將加大誅于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許之明年上計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君乃反迎而賀臣願乞骸骨

避賢者之路公知嬰賢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晏子同　按晏子事靈莊已為名大夫不應治東阿而景公始知其賢也又襄二十五年景公即位崔慶當國三年崔慶滅亡欒高柄政至襄二十九年晏子遂致邑與政以避其難然則所謂景公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亦當在欒高既敗之後耳

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十慶封與慶舍子封之政將謀公孫竈公孫蠆竈欒子雅蠆高子尾皆惠公孫使析歸父告嬰嬰辭既而欒高陳

鮑之徒殺慶舍慶封奔魯與嬰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公孫蠆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四年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來聘說嬰嬰因陳無宇遂納政與邑八年昭二年晉少

姜卒明年公使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嬰受禮羊舌肸從之宴相與語羊舌肸曰齊其何如嬰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謂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如往也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以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休之其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言其先祖鬼神已共在齊初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焉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煩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公為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

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無宇以請乃許之

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焉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曰

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令君行疾臣敢不趨令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韓非子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令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何也對曰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令魯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晏子同而異說苑晏子使吳吳王曰吾聞齊君盖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

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尒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橛者說苑晏子使于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非不知也韓詩外傳晏子南使楚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

也王可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辨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詰吏王欣然大笑曰齊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晏子同　使魯及吳楚事經

傳無之

十月公孫竈卒司馬竈（齊大夫）見嬰曰又喪子雅矣嬰曰惜也子旗（竈子欒施）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公孫竈公孫蠆並惠公孫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說苑齊侯問于晏子曰當今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地侵于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晏子畧同

十六年（昭六年）公如晉請伐北燕晉許之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

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果不克而還十六年昭十年陳鮑伐欒高氏高彊子良子亹曰先得公陳鮑焉往其遂伐虎門晏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五月欒高敗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謂陳無宇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藴利生孽姑使無藴乎可以滋長二

十六年昭二十年公疥疥當作痎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嬰嬰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

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衆以成其違不恤後人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使薦信是言罪也其葢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

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僣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齊西界以東姑尤齊東界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晏子齋款作會譴祝固史嚚作史固祝佗說苑齊大旱公召羣臣曰天不雨久矣吾使卜之祟在高山廣水欲少賦斂以祠靈山何如晏子進曰不可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曰祠河伯可乎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不雨國將亡民將滅彼獨不欲雨乎曰為之奈何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

雨乎公出野暴露三日果大雨

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梁邱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嘏

無言時靡有争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韓詩外傳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

比至衣冠不正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就乾淺故得于釣網禽獸下都澤故得于田獵令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耶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不血食耶則祝人大宰在為獄不中耶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對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

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說苑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將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何也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于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于君矣說苑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虵歸召晏子問之曰寡人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虵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所謂不祥也山虎之室也澤虵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虵

之穴而見之咼為不祥也晏子同

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嬰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少皥氏之司寇始居此地季前虞夏諸侯因之有逢伯陵殷諸侯姜姓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閒諸侯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韓詩外傳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

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大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公慙舉觴自罰因罰二臣晏子同列子作史孔梁邱據

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公使禳之嬰曰無益也衹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其為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左傳

孔叢子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若載無轄之車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也子或可救幸不吾隱夫子曰死病無醫夫政令者齊君失之久矣子欲挾輈而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四十八年（定十年）嬰卒（史記）

謚曰平

水經注嬰為誡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

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公嘗飲酒陳無宇侍望見嬰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嬰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嬰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間士

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

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晏子

說苑晏子朝乘敝車駑馬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

寡邪何乘不任之甚也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及國交遊皆得生馬臣飽食暖衣敝車駑馬以奉其

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遣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

召晏子晏子至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飲食以

先國人猶恐其侈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

之上臣乘之下民之無義侈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說苑齊人好轂擊相犯以為樂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下車棄而去之國人乃不為說苑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禁之裂衣斷帶而不止晏子曰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而求買馬肉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新序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

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無禮無以使下下無禮無以事上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晏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曰諾嬰曰鄧聚為吾君主鳥而亡之罪一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罪二使諸

侯以吾君重鳥而輕士罪三天子聞之必將貶黜吾君罪四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公曰止吾過矣又有得罪于公者公大怒召左右支解之敢諫者誅嬰左持頭右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韓詩外傳

晏子說苑略同說苑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令吏食之嬰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請求老弱之不

養餜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公覩嬰兒有乞于塗者公曰是無歸夫嬰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說苑景公探爵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公汗出惕然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君探爵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而況于人乎

嬰事三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

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史記

新序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忠臣也者能盡于善君而不能與陷于難說苑晏子侍于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厨養臣也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臣也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為者也曰社稷臣也曰何為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也

所著有晏子子圍悼公元年哀六年陳鮑攻高國圍及國圍高張奔魯左傳

論曰子長記管晏特于執蓋者越石父三致意焉蓋其憤惋藴中假物以鳴焉者執鞭之歎可見已予故嘗曰史記有所為而為之非公天下之書也夫史所以紀事也權衡古人我無與焉斯為尚乎予列次其事用傳疑信匪求異也

尚史卷三十六

尚史卷三十七　列傳十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齊諸臣傳

陳完敬仲　夷孟思　閔孟克　陳須無文子　陳無宇桓子　陳開武子　陳書

陳完者陳厲公子敬仲也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之否䷋坤下乾上曰是

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山也正卦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為艮故曰山也此互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王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風動物行而著于土故不在本國若

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懿氏陳大夫卜妻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桓公十四年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宣公大子御寇完奔齊桓公使完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

友朋使爲工正飲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左傳卒謚敬仲子晏孟思史記作稱孟懿夷孟思之子曰閔孟克史記作湣孟莊閔孟克之子曰陳須無系本

陳須無者完曽孫文子也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公伐衛自衛將伐晋晏嬰及崔杼諫不聽須無見杼曰將如君何杼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晋有欒盈之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須無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

况以惡乎五年襄二十四年公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啟疆來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須無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崔杼見棠姜欲取之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史皆曰吉示須無須無曰夫從風坎為中男變而為巽故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無所歸也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杼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及後棠無咎東郭偃亂崔氏慶封滅之卒如其占景公二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晉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須無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亦許之夏六月須無及慶封會諸侯之大夫于宋三年襄二十八年公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須無曰先事後賄禮也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重丘盟在二十五年子其勸行慶封好田而

耆酒與慶舍政慶舍封子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欒高

陳鮑之徒殺慶舍公懼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

封伐內宮弗克遂出奔左傳

須無卒謚曰文子無宇

陳無宇完五世孫桓子也無宇逮事靈公靈公十五年

襄六年公滅萊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莊公五年襄二十四年

楚使薳啟疆來聘且請會期秋聞將有晉師使無宇從薳啟疆如楚辭且乞師冬楚子伐鄭以救我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師薳啟疆帥師送無宇以歸六年（襄二十五年）莊公被弑弟景公立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國人將討慶封須無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須無曰可慎守也已（善無宇不志于貨財可慎守其家也）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宇從須無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乃

使歸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遂殺慶舍八年(昭二年)四月晋韓須(韓起之子)來逆女無宇送女致少姜晋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十月無宇歸十六年(昭十年)惠欒高氏皆耆酒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無宇曰子旗(即欒施)子良(即高彊)將攻陳鮑亦告鮑氏無宇授甲而如鮑氏遂見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欒高氏

敗之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說無宇無宇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子山子商子周者皆羣公子公孫黨逐之至是無宇反之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棘子山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皆益其禄凡公子公孫之無禄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無宇莒之旁邑辭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卒謚曰桓子三開乞書乞見逆臣傳開字子彊是為陳武子景公三十二年昭二

十六年公納魯昭公師及魯師戰于炊鼻冉豎季氏臣射開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季孫意如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意如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左傳

卒謚曰武

晏子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曰君蓄勇力之士也無長幼之禮請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豣而再搏乳虎

若接之功可以食桃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
卻三軍者再開疆之功可以食桃援桃而起古冶子
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啣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冶逆
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
鶴躍而出若冶之功可以食桃二子何不反桃抽劍
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
不讓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
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

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挑挈領而死○

所謂田開疆者或即武子

書守子占是為孫書書事景公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使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書書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我師入紀〈莒邑〉簡公元年〈哀十一年〉魯會吳伐我書凡乞謂書爾死我必得志書曰此行

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陳逆者字子行亦命其徒具

含玉以示必死及戰于艾陵大敗我師書死之逆免左傳

論曰四時之序各以子代秋之于夏則從所不勝伏金

越母而代之盛盛則殺天之道也姜興莫盛于桓而敬

仲來伏金之道可畏哉

苑何忌　烏枝鳴　烏餘附　邴意茲　萊章

苑何忌烏枝鳴者並齊大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十年公使

公孫青聘于衛適衛亂青將事有禮衛定而告寧于我

且言青公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子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二十七年二十一年宋華氏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時烏枝鳴戍宋齊師宋師敗吳師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遂敗華氏會苑何忌及晉衛之帥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三十二年二十六年公納魯昭公師及魯師戰于

炊鼻苑何忌取林雍耳斷其足以歸後有烏餘者亦齊大夫事具晉傳左傳

郰意茲者齊大夫景公五十一年定十三年公及衛靈公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郰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公皆飲諸大夫之軒唯郰意茲乘軒悼公元年哀六年陳乞攻國夏高張高國敗郰意茲奔魯萊章者亦齊大夫平公十年哀二十四年晉伐我

取禀邱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畢政暴往歲克敵謂前年翁顏庚令又勝都天奉多矣又馬能進是覺言也覺過也役將班矣晋師果還左傳

殖綽　郭最　州綽

殖綽郭最皆齊大夫勇士也事靈公靈公二十七年襄十八年晋會諸侯伐我公禦諸平陰公登巫山以望晋師畏其衆也乃脫歸晋人從我師夙沙衛殿衛齊寺人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

隘以塞道衛恨其言故塞道欲使晉獲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殖綽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遂至齊都焚我四郭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闔門扇而還殖綽郭最尋復歸齊及莊公立夙沙衛以高唐叛莊公圍之殖綽夜縋納師遂醢衛莊公二年襄二十一年州綽以欒盈黨來奔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

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公被弒州綽死之殖綽後之衛孫林父叛衛晉為之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孫氏臣雍鉏獲綽左傳

東郭書　嗷無存　王猛　犂彌　顏庚顏晉附

東郭書敝無存王猛犂彌皆齊人景公四十七年定九年公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至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使登城者盡終而後下入城蓋彌謟書恐其先下也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言登城有犂彌之難今又有王猛之難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言如驂馬之隨靳也遂克夷儀晉車千乘在

中牟伐我于五氏敗我師公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彼謂犂彌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公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三加襚衣）殯與之犀軒與直葢（犀軒卿車直葢高葢）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四十八年（定十年）公會魯定公于夾谷犂彌言于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

馬公從之孔邱令以兵擊萊人責公公遽辟之歸魯汶陽之田簡公元年哀十一年魯會吳伐我東郭書曰三戰謂夷儀五氏與令必死于此矣戰于艾陵軍敗書死之又有顏庚者是爲顏涿聚韓詩外傳有顏鄒聚爲景公主鳥者事具晏子傳平公九年哀二十三年齊晉戰于犂邱顏庚死之庚子晉十三年哀二十七年晉伐鄭齊將救之陳恒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晉曰隰之役即犂邱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左傳

論曰郱萊測敵若觀火而郱獨乘軒國君固以進爲多矣州綽𩦆旅東郭微者然從難從師有死無貳菅蒯雖賤絲麻同功若夫加三𨻳繫五邑亦所以忠厚報下也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附

徒人費者齊賤役也襄公十二年莊八年公游于姑棼田于貝丘見大豕人立而啼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適連稱管至父作亂遇之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

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公石之紛如孟陽皆齊小臣左傳

逢丑父　邴夏

逢丑父邴夏皆事頃公頃公十年成二年晉郤克會魯衛之師以伐我陳于鞌邴夏御公逢丑父為右及戰我師敗績晉韓厥中御而從公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

斃于車中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轏士車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公免韓厥獻丑父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既免求丑父三入三出左傳

申鮮虞　閭邱嬰傳摯閭邱明附　祝佗父　申蒯

駿茂

附

申鮮虞閭邱嬰者莊公近臣崔杼弒莊公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狹道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一人敵一人耳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奔魯僕賃于野以喪莊公楚人召鮮虞鮮虞如楚為右尹鮮虞

子傳摯亦事莊公以武力聞崔慶敗閭邱嬰復于齊嬰復齊傳不載景公四年襄二十九年公孫蠆放高止於北燕其子豎以盧叛嬰帥師圍盧豎奔晉六年襄三十一年公孫蠆害嬰欲殺之使帥師伐陽州魯問師故蠆殺嬰以說于魯師嬰子閭邱明悼公三年哀八年我及魯平明如魯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六年哀十一年魯會吳伐我宗樓字子陽齊大夫將下軍與明相厲及戰于艾陵明死之左傳

祝佗父者莊公之嬖臣也崔杼弒莊公佗父祭於高唐

至復命不說弁爵弁祭服說同脫而死于崔氏申蒯者侍漁者也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杼又殺鬷蔑于平陰鬷蔑者平陰大夫亦公之外嬖也時賈舉勇力之士非侍人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之左傳

韓詩外傳崔杼弒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無道諸侯莫不聞夫子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

又不去吾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死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新序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聲恐駭而死

南史氏

南史氏者齊史也崔杼弑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杼弒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

韓詩外傳田常弒簡公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非孝也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新序陳恒弒君使勇士六人刼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刼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吾無此三者

何補于子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孔叢子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揖子貢使答之子貢曰予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重而填之其危必矣東郭亥免戰而跪曰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曰亥欲為義者也告之以難易可矣奚至懼之哉

論曰晏子有云君為已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嘻死固

有未易者夫雖然厚祿之家見危而遷動以君市者佗佗乎與此有間乎大史氏蹈白刃以整天紀盾昭杼昏蔑難為董狐之直哉

諸公子傳　公子無虧　公子雍　大子舍　公子彊

公子無虧史作無詭字武孟桓公子長衛姬之所生也桓公二十六年閔二年狄滅衛宋立戴公以廬于曹桓公使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

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材本也使立門戶）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四十三年（僖十七年）公既立孝公為大子又許雍巫（即易牙）立無虧冬十月公卒雍巫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無虧孝公奔宋明年宋襄公以諸侯伐我三月我殺無虧宋立孝公而還（左傳）

公子雍亦桓公子宋華子之所生也桓公卒無虧立孝公元年（僖十八年）宋伐我我殺無虧雍及元潘商人四公子之徒與宋人戰師敗雍奔楚五年（僖二十六年）魯僖公以楚

師伐我取穀寘雍于穀雍巫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左傳

桓公子六昭元潘商人無虧雍昭為孝公元為惠公潘為昭公商人為懿公無虧立而見殺雍卒不得立傳曰桓公之子七人為上大夫于楚益莫可考云

太子舍昭公子子叔姬之所生也叔姬無寵舍無威昭公二十年文十四年公薨子舍立秋七月商人弒之而自立左傳

公子彊公子角公子固公子鑄皆頃公子頃公七年宣十

七年我怒晉郤克夏會于斷道晉執我使明年頃公會晉侯盟于繒以彊為質于晉晉師還靈公八年成十七年公會伐鄭聲孟子訴高無咎鮑牽將不納公而立公子角高鮑由是得罪公子固字子成鑄字子工景公十四年昭八年公孫蠆卒欒施殺梁嬰蠆家宰而逐固及鑄皆奔魯欒高敗陳無宇仄之而皆並其祿左傳

公子牙　公子鉏　茶　買　嘉　駒　黔

公子牙靈公子母曰仲子仲生牙而屬諸戎子戎子請

以為大子許之靈公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大子公疾崔杼逆光立之執牙于句瀆之丘公子鉏公子買買一作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皆羣公子也鉏居魯之南郭故又謂之南郭且于莊公二年襄二十一年公復討公子牙之黨執買于句瀆之丘鉏奔魯叔孫還奔燕還亦齊之公族也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崔杼死慶封出亡公乃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七年昭元年鉏納去疾莒君家州子于莒是為著丘公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將納魯昭公使鉏帥

師從之戰于炊鼻不克納而還五十八年哀五年公疾使立安孺子荼而寘羣公子于萊公薨嘉駒黔奔衛鉏及陽生即悼公奔魯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黨所之往也明年陳乞召陽生陽生駕而見鉏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遂行陽生竟得立左傳

晏子景公有男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

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人人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為子此樹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晏子滈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公愛之諸田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孽無别樹姦之本也不聽公没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

齊國

公孫竈（欒氏 子雅） 公孫蠆（高氏 子尾） 欒施 高彊 王黑附

公孫竈公孫蠆者皆惠公孫竈字子雅所謂欒氏也蠆字子尾所謂高氏也竈蠆歷事頃靈莊三公景公時慶封當國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封之子）政又嬖盧蒲癸與王何（癸與何皆莊公黨）癸與何將謀慶氏故怨諸大夫及竈與蠆慶封知之與諸大夫共謀欒高氏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盧蒲癸王何將攻慶氏十一月

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癸何執寢戈蠆抽桷擊扉三
癸自後刺之何以戈擊之慶舍死慶封奔魯公與竈邑
辭多受少與蠆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欒高又有
寵四年襄二十九年竈蠆放大夫高止于北燕五年襄三十年蠆
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六年襄三十一年蠆害閭
邱嬰使伐魯復殺之以說于魯于是工僂灑渻竈孔虺
賈寅四子嬰之黨出奔莒出羣公子子山子商子周九年昭三年
晉少姜卒嗣昏于我韓起來逆女蠆為少姜之有寵

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也公子公女變文耳九月竈放

盧蒲嫳于北燕嫳慶封黨是年十月竈卒又五年蠆卒

韓非子景公之晉問政于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

已矣公歸思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家富而

民說之此危吾位者也謂我惠民者使與二弟爭民

邪于是發粟散財惠施于民居二年子夏逃楚子尾

走晉　緣其子欒施高彊誤二弟出嘗出仁

竈子欒施蠆子高彊施字子旗彊字子良景公八年昭二

年

晉韓起來納幣聘少姜見寵寵召施使見起起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蠆蠆見彊起謂之如施大夫多笑之唯晏嬰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及蠆卒施欲治其室欲并治子良之家政殺梁嬰子尾家宰而立彊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無宇善于蠆亦授甲將助之或告施施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無宇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施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

諸曰弗聞子亹亦授甲無宇請從施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亹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無宇稽首曰頃靈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十六年昭十年夏有告陳無宇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公旗名率吉請斷三尺焉

而用之（明不敢與君同）五月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施彊奔魯會叔孫婼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婼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後適晉五十一年

（定十三年）晉知韓魏奉晉侯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

晉侯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晉侯師敗奔朝歌明年晉人敗之于潞獲彊左傳

公孫捷　公孫青

公孫捷又曰淵捷字子車頃公孫景公十四年昭八年欒施逐之奔魯十六年昭十年陳無宇反之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使納魯昭公師及魯師戰于炊鼻捷從洩聲子魯大

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朐車軛輈車轅繇過汰汰矢激七矢鏃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魯人以為鬷戾魯叔孫氏司馬也而助之捷曰齊人也魯人將擊捷捷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捷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公孫青字子石亦頃公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十年衛齊豹之亂靈公如死鳥衛地會公使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命青曰寡君

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衛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靈公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靈公以為乘馬青將掫行夜也衛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青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及靈公入告寧于齊且言青公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左傳

公孫晳　公孫傁　公孫夏　公孫揮

公孫晳公孫傁公孫夏公孫揮葢皆公族也並為大夫

景公十三年昭七年公將納北燕伯次于虢燕人行成晳

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不克納而還十八年昭十二年

晋平公以公宴荀吴相投壺平公先荀吴曰有酒如淮

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公舉矢曰有酒如

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傁趨進曰日

旰君勤可以出矣以公出簡公元年哀十一年魯會吴伐我

國書將中軍髙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宗樓與閭邱明相厲相勸厲致死桑掩胥御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厲致死將戰夏命其徒歌虞殯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約繩也尋八尺也欲以繩貫首也吳髮短及戰大敗我師夏死之揮免左傳

論曰桓啟內難景復踵之死無與埋猶之尸蟲出户也國既內潰而姦臣緣隙以斲喪之姜氏之祀疏屬莫尸矧夫兄弟伯叔哉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傷絕祀也

逸民傳　桃殳丈夫　小臣稷　愚公　郭墟野人

桃殳丈夫者衰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出遊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于桃殳公說其言與之共載明年正月庶人皆佩韓詩外傳

又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公曰吾聞布

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無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見之韓非子。新序同

又有愚公者隱于齊桓公出獵逐鹿入谷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曰何故曰以臣名之曰視公之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公曰公誠愚矣何為而與之公歸以告管夷吾夷吾正衿再拜

曰此夷吾之愚也公之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又有郭墟野人者桓公出遊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于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公曰郭氏何為墟曰郭氏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其所以為墟者何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公歸以語夷吾夷吾曰其人為誰公曰不知也夷吾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公召野人而

賞焉新序

說苑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士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賢君也士皆自以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公曰善乃禮之期月四方

之士相携而至

虞人　麥邱封人

虞人者齊掌山澤之官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左傳

景公遊于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

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使君之嗣壽皆若臣公曰善哉子其復之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嬰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邱以為邑晏子新序作桓公

越石父於陵子附

越石父齊人也晏嬰之晉見反裘負芻息于塗者以為君子也使人見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

越石父嬰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勿辭而入越石父請絶嬰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于子猶未邪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絶也嬰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遂以為客呂氏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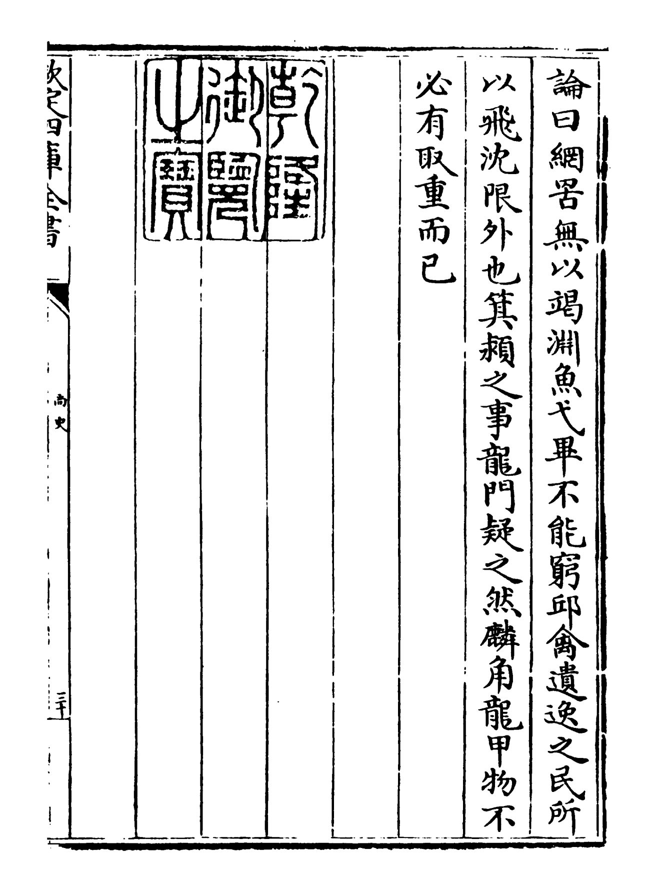
於陵子於陵子齊人居楚齊楚有重耶之役也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産也楚子居也今二國構兵子將奚

直於陵子曰古者諸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皐而輕重之然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于而靡悔焉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之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為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汜吾淤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

之間于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為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欲起而議之何異于中州之蝎為螻蟻所笑也

黔敖

黔敖齊人也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記檀弓



論曰網罟無以竭淵魚弋畢不能窮邱禽遺逸之民所以飛沈限外也箕潁之事龍門疑之然麟角龍甲物不必有取重而已

尚史卷三十七